

写鬼写妖高人一等，
刺贪刺虐入骨三分

超值金版
29.00

白话聊斋

(清)蒲松龄◎著 雅瑟◎主编

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巅峰和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

品味经典
解读兴亡
品味经典
解读兴亡
生命智慧
名士风流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白话聊斋

(清)蒲松龄◎著 雅瑟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聊斋/(清)蒲松龄著;雅瑟主编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5104-2048-1

I. ①白… II. ①蒲… ②雅… III. ①笔记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①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62726 号

白 话 聊 斋

作 者: 蒲松龄 雅 瑟

责任编辑: 任延军

排版设计: 张巧利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河北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520千字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2048-1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【卷 一】

灵 官	1	画 皮	7
耳中人	2	瞳人语	10
青 凤	2	贾 儿	11
尸 变	5		

【卷 二】

董 生	15	珠 儿	38
海公子	18	水莽草	40
陆 判	18	侠 女	42
丁前溪	23	蓬 香	45
墨 宁	24	酒 友	53
凤阳士人	31	巧 娘	53
聂小倩	32	林四娘	59

【卷 三】

江 中	62	李伯言	66
道 士	62	狐 妾	67
小 髻	64	金陵女子	70
苏 仙	64	赌 符	71
霍 生	65	毛 狐	73

【卷 四】

青 梅	75	秀才驱怪	104
促 织	81	辛十四娘	105
田七郎	85	棋 鬼	112
狐 谐	89	捉鬼射狐	113
公孙九娘	92	白莲教	114
姊妹易嫁	96	泥书生	116
柳秀才	98	胡相公	116
续黄粱	99	寒月芙蕖	118

【卷 五】

封三娘	121	孝 子	145
武 技	126	郭 生	146
狐 梦	127	阎 王	147
章阿端	130	长治女子	148
花姑子	133	莲花公主	150
伍秋月	138	绿衣女	153
武孝廉	142	柳氏子	154
上 仙	144	彭海秋	155

【卷 六】

潞 令	160	大力将军	164
河间生	161	云翠仙	166
绛 妃	161	颜 氏	166

菱 角	169	聂 政	179
吴门画工	171	向 果	180
考弊司	171	冷 生	181
小 谢	174	八大王	182

【卷 七】

邵 女	186	颠道人	221
罗 祖	192	甄 后	222
孔 仙	194	胡四娘	224
阿 英	198	阿 绣	227
梅 女	202	金和尚	231
仙人岛	207	小 翠	233
青 娥	212	商 妇	239
阎罗殿	217	细 柳	239
柳 生	218	鬼 令	244

【卷 八】

钟 生	245	嫦 娥	259
局 诈	248	盗 户	264
医 术	252	褚 生	265
鬼 妻	253	姚 安	268
梦 狼	254	霍 女	269
夏 雪	256	诗 漱	274
周克昌	257	陆押官	276
紫花和尚	258	刘夫人	277

【卷 九】

邵临淄	282	狂 生	283
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	-----

凤 仙	283	杨大洪	295
佟 客	288	云萝公主	296
小 梅	290	乔 女	304
王子安	294	顾 生	306

【卷 十】

王货郎	308	胭 脂	328
真 生	308	恒 娘	334
何 仙	310	阿 纤	336
布 商	311	瑞 云	340
湘 裙	312	龙飞相公	342
神 女	316	珊 瑚	345
长 亭	320	葛 巾	350
申 氏	325		

【卷 十一】

齐天大圣	356	香 五	365
黄 英	358	乐 仲	369
竹 青	362	李公子	372

【卷 十二】

褚遂良	375	韩 方	381
老龙船户	376	丐 仙	382
刘 全	377	纫 针	386
鸱 鸟	379	人 妖	389
姬 生	380		

卷

一

灵 官

朝天观的道士某人，喜欢这种养生法。有个老人借住在观中。恰好也同样喜欢这种养生法术，二人于是成了好朋友。住了八年。每到郊祭时，这老人就先一句离去，郊祭后再返回观中。道士不明白这样做的缘故，便问他。老人说：“我们两人是莫逆之交，可以实话告诉你，我是狐狸。郊祭的日子一到，各路神仙都来清扫，我无处容身，所以，自行逃走。”又一年，到郊祭的日子，他便走了，很久很久也没有返回观中来。道士对此非常疑惑。一天，忽然老人来到了，道士问他这是为什么？老人回答说：“我几乎见不到先生了！今年郊祭时，我本想远远躲藏起来，但感到很倦怠，由于看到阴沟里很隐蔽，于是，我就潜伏在一个缸子下面。没有想到灵官打扫到这里，一眼被他看见，他欲加鞭于我。我慌忙地逃走了。灵官又追赶的很急。我跑到黄河边上，百般无奈，窜到厕所里面，神人嫌这地方太脏，才返身回去。我从那里出来，身上沾染了恶臭味，不能在人间出现。于是投水自洗，洗后又隐居洞中，过了几百天污垢才除尽，今天来到贵观，和你告别。同时，告诉你几句话，先生也应该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去，大的劫难即将到来。这里不是福地。”说完，告别而去。道士听从了他的话，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没过多久，便发生了甲申之变，兵火围困了北京城，明朝皇帝吊死煤山，大明江山垮台了。



耳中人

谭晋玄，是淄川县秀才。非常信奉方士所传吐纳导引之术，每日练习，寒暑不断。久之，似乎大有收获。

一天，正盘膝静坐，忽听耳中有细小的声音像苍蝇嗡嗡似的说：“可以见到了。”一睁眼，已无声。双目闭上，屏住呼吸，又能听到。心想定是“丹”已炼成，暗暗高兴。从此，每逢静坐，就能听到。准备等再听到时作出反应。一日又听说同样的话，于是小声应道：“可以见了。”一会儿觉得耳中有东西出来，眯眼看去，有小人长不过三寸，形状狰狞，有如夜叉，在地上绕着圈子走。心里感到奇怪，姑且全神贯注看他如何变化。这时，忽有邻居来借什物，敲门大叫，小人听到后，慌慌张张地在屋里乱撞，活像老鼠找不到洞穴。老谭也像丢魂失魄一样，再不去理会小人到哪里去了。从此得下癫疯症，每日哭叫，医治半年，才慢慢好转。

青凤

太原有个姓耿的，原是个官僚世家，家里住房高大而又宽阔。后来衰落了，一座座的楼台馆舍，多半空闲着。因而就发生一些反常的怪现象，堂门总是自开自闭，家人时常半夜三更吓得乱喊乱叫。姓耿的害怕了，就移居到别墅，只留下一个老头儿看门守院。从此以后，院中更加荒凉冷落了，有时听见院里有笑语声、歌声和吹奏乐器的声音。

姓耿的有个侄儿，名叫耿去病，性格狂放，不受任何约束。他嘱咐看门的老头儿，倘若听到或看到什么，赶紧告诉他。到了晚上，老头儿看见楼上灯火一闪一闪的，就跑去向他报告。他要进去看看，到底是些什么怪物。老头儿阻止他，他不听。因为门户一向很熟悉，他就扒拉着蓬蒿野草，拐弯地往里走。上了楼，不见有什么特殊的怪现象。穿楼过去，听见一阵轻声细语的说话声。偷偷一看，见屋里点着两支大蜡烛，将屋子照得如同白昼。一个戴儒巾的老头儿朝南坐着，一个老妇人坐在他的对面，都有四十多岁。东边



坐着一个青年，大约二十来岁；西边坐着一个女子，只有十五六岁。桌子上摆满了酒肉，一家人团团围坐，笑语声声。他突然闯了进去，笑着喊道：“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！”屋内人惊慌得跑进里屋躲了起来。只有老头儿迎出来责问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闯进人家的内室？”他说：“这是我家的房子，是你占据了。设酒自饮，也不邀请主人，未免太吝啬了吧？”老头儿仔细看了看他，说：“你不是这家的主人。”他说：“我是狂生耿去病，主人的侄儿。”老头儿表示敬意地说：“久仰大名！”就请他进屋，招呼家人换酒换菜。他拦阻了。老头儿给他敬酒，他便说：“咱们世代有交情，座上的客人用不着回避，还是请你招呼他们出来，一起喝酒吧。”老头儿喊了一声：“孝儿！”声音刚落，从里面出来一个少年。老头儿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。”孝儿向他作了个揖，就坐下了。他稍稍打听老头儿的家世。老头儿说：“我姓胡，名叫义君。”耿一向豪放不拘，谈笑风生，孝儿也很豪爽，两人谈得很投机。耿二十一岁，比孝儿大两岁，他就把孝儿当做弟弟。老头儿问他：“听说你家先人编过《涂山外传》，你知道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老头儿说：“我家是涂山氏的后代。唐朝以后，家谱支系还能记得；唐五代以前，已经失传了。希望公子能讲给我们听听。”他就大略讲了一段涂山女辅佐大禹的功绩，用很多优美的词句加以形容。精妙的议论滔滔不绝。老头儿很高兴，告诉儿子说：“今天很荣幸，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。耿公子也不是外人，可以请你母亲和青凤出来，一同听听，也叫他们知道我家祖先的功德。”孝儿领命，进入幔帐里面去了。不一会儿，老妇人和女子一起走了出来。他仔细一看，只见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没有比她再美的了。老头儿指着老妇人说：“这是我的老伴儿。”又指着女子说：“这是青凤，我的侄女。很聪明，凡是听到和看到的事情，就能记住不忘，所以叫她来听听。”

耿去病讲完了故事喝着酒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旁边的女子，女子发觉了，就羞答答地低着脑袋。他偷偷地用脚踹女子的金莲。女子急忙把脚收回去，也不生气发怒。他得意忘形，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就拍着桌子说：“得到这样漂亮的媳妇，用皇位来换我也不换！”老妇人看他喝醉了，越来越癫狂，就和女子一起站起来，急匆匆地撩起门帘，回到幔帐里面去了。他感到很扫兴，就辞别老头儿往外走。但是青凤的影子总是缠绕在心头上，忘也忘不掉。到了晚上，他又去了，屋里仍有兰麝的芳香，但是聚精会神地等到天亮，却静得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。

他回家跟妻子商量，想携带全家住在里面，希望能够遇上青凤。妻子不同意，他就一个人搬进去，住在楼下读书。夜里正坐在桌旁，一个恶鬼披头散发地闯进屋来，脸像黑漆，瞪着眼睛看着他。他笑笑，伸出指头在砚台里蘸上墨汁，把自己的脸也涂得墨黑，瞪着闪亮闪亮的眼睛，和恶鬼对视。恶

鬼惭愧地退出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夜已深，他熄了灯，将要就寝，忽然听到楼后有人拨开门闩，砰的一声开了楼门。他急忙爬起来，偷着往外看，楼门半开着。不一会儿，听到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有人拿着灯从房子里走出来。一看，原来是青凤。青凤突然见他站在面前，吓了一跳，赶紧退回屋里，急忙关上了两扇房门。他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对青凤说：“我不避险恶，实在是因为你。幸好没有别人，能够握握你的手，能为我笑一笑，死了也不屈了。”青凤站得远远地说：“你的深情，我怎能不知？但是叔叔的家教很严，我不敢答应你。”他一再哀求说：“我也不敢希望相亲，只求看到你的容貌就满足了。”青凤见拗不过，便开了房门走了出来，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起来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和她膀靠膀地来到楼下，把她抱起来，放在膝盖上，青凤说：“幸好我们前世有缘，若是过了今天晚上，就是思念也没用了！”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青凤说：“我叔叔怕你的癫狂，所以变成恶鬼来吓你，你却没有动心。现在他已经在别的地方选好了住所，全家都往新居搬运东西，把我留下来看守，明天就动身了。”说完就要走，说是害怕叔叔回来。他硬是拉着不放，想要和她合欢。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老头儿忽然推门进来了。青凤羞惧难当，无以自容，低头倚床，捻弄着裙带，一声不吭，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下贱的丫头，败坏门庭！还不快滚，等鞭子抽你！”青凤低头急去，老头儿也跟了出去。耿去病跟在后边听声，则是老头儿在百般责骂，间杂着青凤嚤嚤的哭泣声。他心如刀割，大声说：“错在我的身上，和青凤有什么关系？你如果饶恕了青凤，刀劈斧剁，我甘愿领受！”过了很久，再没有一点声音，他才回去睡觉。

从此以后，宅子里再也没有动静了。他叔叔听了，感到惊奇，愿意把宅子卖给他，而且不计较价钱。他很高兴，携带家口搬进去了。住了一年多，挺好，但他却没有一刻忘记青凤。正当他清明节上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两只小狐狸，被一条狗紧紧地追赶着。一只投进荒草里逃窜了；另一只在大道上惊慌失措，望见了耿去病，就依恋着哀哀哭叫，耷拉着耳朵缩着头，似乎哀求援救它。耿去病可怜它，便拉开衣裳包着，把它抱回家里。关上房门，放到床上，原来是青凤。他高兴极了，又是抚慰又是问候。青凤说：“刚才和丫鬟在一起玩，遭遇这样大的灾难。倘若不是郎君搭救，一定葬身狗腹。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不是同类而厌恶。”耿去病说：“我每天念念不忘，梦里也梦着你。今天看到你，如同得到珍贵的宝贝一样，怎么能说厌恶呢？”青凤说：“这也是天命，不是因为遭到危及生命的灾难，哪有机会跟随你呢？但也很好，丫鬟一定认为我已经死掉了，以后，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了。”耿去病很高兴，就让她住在另外的房子里了。

过了两年多，耿去病正在夜里读书，孝儿忽然进来。他放下书本，惊讶

地问他从哪里来。孝儿跪在地下，很凄怆地说：“我父亲有飞来的横祸，除了你以外，别人无法拯救。今日向你恳求，怕你不答应，无奈中，我还得来恳求你。”耿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孝儿说：“你认识莫三郎吗？”耿去病说：“他是我父亲一个同年的儿子。”孝儿说：“他明天将从你的门前路过，倘若带着一只猎取的狐狸，希望你能把那只狐狸留下。”耿去病说：“楼下的羞辱，至今耿耿于怀，别的事情我不管。一定要我尽一点力，非青凤来不可！”孝儿流着眼泪说：“凤妹死在荒郊已经三年了。”他一甩袖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的怨恨就更深了！”说完，便拿起书本高声朗读，不再理会。孝儿爬起来，痛哭失声地捂着脸走了。

耿去病到青凤的屋子里，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她。青凤大惊失色，问道：“你真不救吗？”他说：“救是要救的，刚才没有应下来，也不过是用来报复他从前横蛮不讲理罢了。”青凤这才高兴地说：“我从小孤单，依靠叔叔长大成人。过去虽然得罪了你，那是家规，理应如此。”耿说：“对，但却不能不叫人耿耿于心呀。你若真的死了，我一定不救。”青凤笑着说：“你真残忍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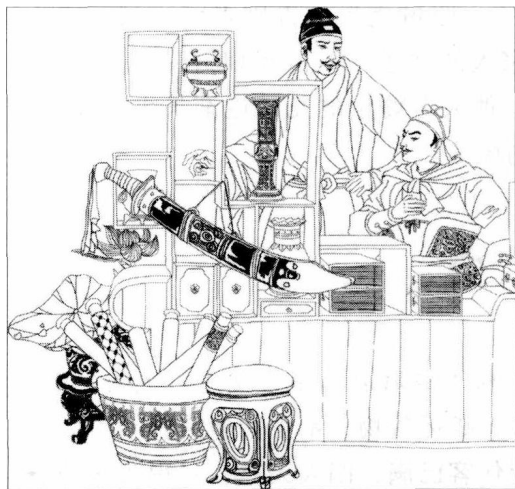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莫三郎果然来到门前。马肚子上系着镂花的金质勒带，腰上挎着虎皮弓袋，身后跟随着一群威武的仆人。耿去病站在门外迎接他。看见他猎取了很多飞禽走兽，其中有一只黑狐狸，皮毛血污，伸手摸摸，皮肉还温暖。就借口自己的皮衣服坏了，要这张狐狸皮缝补。莫三郎慷慨地解下送给他。他立即交给青凤，才招待莫三郎喝酒。客人走了以后，青凤把黑狐狸抱在怀里，三天才苏醒过来，活动了一会儿还变成了老头儿。老头儿抬眼看见青凤，怀疑这里不是人间。青凤便把过去的一段经历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。老头儿拜谢耿去病，对前几年的过失，表示惭愧和道歉。又高兴地看着青凤说：“我原先就说你没死，现在果然说对了。”青凤对耿去病说：“你若真把我系在心上，还要请你借给我家一所楼房，让我能够报答养育之恩。”耿去病答应了她的要求。老头儿羞得满脸通红，谢过之后，告别走了。到了晚上，果然全家都来了。从此以后，如同一家人的父子，不再互相猜忌了。在耿去病的书房里，孝儿时常和他吃酒谈天。他大老婆生的儿子逐渐长大，就让孝儿做教师。孝儿循循善诱，很有老师的风范。

尸 变

阳信县有个老翁，是县郊蔡店人。村子离城五六里，父子二人临路开设客店，方便过往商人投宿。有车夫数人，贩运货物，常寄宿他家。

一日黄昏，车夫四人同来投宿。但住客已满，四人无奈，只得央求收容。

老翁沉思片刻，想到一个地方，但只怕客人不愿意。客人说：“只求安身，不敢挑剔。”原来老翁儿媳死去不久，停尸在室，儿子正外出购买棺材。老翁因想灵所冷寂，于是带领客人穿过一道巷子前往。进了屋，只见桌上灯光昏暗，桌后悬挂灵帐，用纸衾覆盖着死者。再看卧处，是仅隔着一个门的房间，设有连铺。四个客人因劳苦奔波，倒在枕上就鼾声大作。其中一人朦朦胧胧，忽听得床上嚓嚓声响，急忙睁眼瞧去，灵前灯光照得清清楚楚，女尸已揭开纸衾起来，并下床步入卧室，面色金黄，生绢裹额。女尸走近卧榻，俯身向睡着的客人一一吹气。客人顿时大惊，生怕她向自己吹气，偷偷地扯被子盖着头部，不敢出气。一会儿，女尸果然走近他，照样吹气。凭感觉知道她已出房去；又听到纸衾嚓嚓响，才略略探出头来窥看，见女尸僵卧如初。客人非常害怕，但又不发出声来，便暗暗用脚踢同伙。同伙都一动不动。想来无计可施，不如穿衣逃走。刚把衣披上，嚓嚓之声又起，只好再次把头埋进被子。感觉到女尸真的又来了，连续向他吹了多次才去。一下，听到灵床上有响声，知道女尸又躺下了。于是客人慢慢从被底伸出手去拿裤子，匆匆穿上，赤着脚往外没命地跑。这时，女尸也起来追逐，等她离开灵帐，客人已开门逃出。谁知女尸紧追不舍。客人边跑边叫，村里却无人惊醒。想去敲主人的门，又怕来不及。只好朝县城方向竭力逃跑。到达东郊，看见一座寺庙，还听到木鱼声，于是急忙敲门。庙中和尚非常惊讶，又不肯立即放他进去。转瞬间女尸已赶到，相距只有一尺多。客人窘急无路，见庙前有白杨树，树围粗约四五尺，只得借树遮身。尸从左来，就侧身向右；尸从右来，就侧身向左。相持很久，女尸越发大怒。然而客人已精疲力竭，女尸一动不动地站立着。客人气喘吁吁、汗流不止地靠着树干护身。突然间女尸暴起，伸着两只胳膊隔着树干向他扑来。客人吓倒在地。女尸没有抓住他，僵硬地抱着树干。



和尚偷听许久，直到没有声息，才开门出来，见客人躺在地上。用烛一照，如死状，但胸口仍有一丝气息，背进庙中，夜尽方苏醒。让他喝了茶水，然后问他是怎么一回事。客人把经过一一讲述。这时，晨钟响过，天已蒙蒙发亮。和尚见树上果有女尸，立即报告县官。县官亲自验看，令人拔女尸手，牢不可开。仔细观察，左右手四个指头并卷如钩，插入树干，不见指甲。

后又增加几个人，合力拔开。看看指穴，好像凿了八个孔。县官派遣差役到店家打听，店里正因女尸不见、客人死去，纷纷喧嚷。差役告诉其中缘故，老翁跟差役去把女尸抬回。幸存的客人流泪对县官说：“我们四人同出门，如今我一人独归，这事如何能使乡人相信呢？”县官便替他出具证明并送给衣食等物而去。

画皮

太原有个姓王的书生，清晨走在路上，遇见一个女子，抱着个包袱，独自奔波，走得很吃力。他加快脚步，赶到跟前一看，是个十六七岁的美貌女子。王生心里很喜欢她，就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情，大清早孤单单地一个人赶路？”女子说：“你是过路的人，不能解除我的忧愁，又何必劳神问讯。”王生说：“你有什么忧愁呢？如果我能为你效力，决不推辞。”女子显得很沮丧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父母贪图钱财，把我卖给富贵人家。大老婆很嫉妒，早晨咒骂，晚上毒打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想远远地逃走。”王生问她：“你逃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女子说：“正在奔逃的人，没有一定的地方。”王生说：“我家离这儿不远，请你受点委屈，就到我家去。”女子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他替女子拿着包袱，领她一起回到家里。女子看看屋里没有人，就问道：“你怎么没有家口呢？”王生回答说：“这是书房。”女子说：“这个房子很好。你如果可怜我、要救我，就得保守秘密，不要泄露出去。”王生点头答应了。于是二人就同居了。

王生把女子藏在秘室里，过了好多天，也无人知道。他向妻子稍稍透露了一点儿。妻子陈氏，得知女子是富家大户的小老婆，劝他赶快把她打发回去。王生不听。

一天，王生偶然来到市上，遇见一个道士，道士打量着他，表现出惊疑的神色。问道：“你碰到什么啦？”王生说：“没有。”道士说：“你身上被邪气缠绕着，怎么还说没有呢？”王生极力给自己辩白，说他确实没有碰到什么东西。道士便离开他边走边说：“鬼迷心窍啊！世上还真有死到临头也不省悟的人！”王生听他说得很奇怪，便有些怀疑那个女子。但转而一想，明明是个美人，哪能是妖怪呢？便认为道士不过是以画符念咒、驱神捉鬼来混饭吃的而已。

不一会儿，到了书斋门前，门从里边插上了，进不去。他心里有些疑惑，大白天的插着大门干什么？就越过墙豁子。到门口一看，书房的门也从里边插上了。他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趴在窗上往里看，只见一个狰狞的恶鬼，

脸是翠绿色的，牙齿尖尖的像锯子。把人皮铺在床上，拿着彩笔在上面画；画完了，扔掉彩笔，提起人皮，像抖落衣服似的抖了抖，往身上一披，就变成了美女。王生看到这个情景，害怕极了，就趴在地上爬了出来。急忙去追寻道士，道士不知哪里去了。他到处寻踪追迹，在野外碰到了，就直挺挺地跪在地上，请求援救。道士说：“我给你把它赶走。这个家伙也费尽了苦心，好容易找到一个替身。我也不忍心伤害它的生命。”就给王生一道符，叫他挂在卧室的房门上。临别的时候，还约定下次在青帝庙会面。

王生回到家里，不敢再进书斋，就睡在卧室里，把符挂在房门上。大约一更左右，听到门外有窸窣窸窣的声音。他自己不敢趴门缝看，就让妻子看。只见女子来了，望着符，不敢进屋；站在那里咬牙切齿，老半天才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回来了，骂道：“道士吓唬我。终不成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！”就把符摘下来扯碎了，破门而入；径直上了王生的卧床，扯开王生的肚子，掏出王生的心走了。王生的妻子大喊大叫。使女进来拿灯一照，王生已经死了，腔血溅得到处都是。陈氏吓得哭也不敢出声。第二天，打发弟弟二郎快去告诉道士。道士气愤地说：“我本来可怜它，鬼东西竟敢这样！”就跟着王生的弟弟来了。

这时，那女子已经不知哪里去了。道士抬头向四周望了望，说：“好在逃得不远。”就问二郎：“南院是谁家？”二郎说：“那是我的住所。”道士说：“现在你家。”二郎吃了一惊，认为他家不能有那个妖怪。道士问他：“有没有个不认识的人到你家里来？”二郎回答说：“我一早就到青帝庙，家里的情况确实不知道。我该回去问问。”去了不一会儿，返回来说：“果然有。早晨来了一个老太太，要雇给我家干活，我妻子把她留下来，现在还在我家呢。”道士说：“就是那个鬼东西了。”便和二郎一起来到了南院。道士手里拿着桃木剑，站在院当心，大喝说：“妖孽，快尝尝我的蝇拂！”老太太在屋里吓得张皇失措，脸无人色，出门就想逃跑。道士追上去就是一剑。老太太倒下了，披在身上的人皮，哗啦一声脱了下来，变成了恶鬼，像一口蠢猪趴在地下嗥叫。道士用桃木剑砍下它的脑袋，它的身子变成一团浓烟，在地上盘旋成一小堆。道士拿出一个葫芦，拔下塞子，搁在浓烟里，只听见飕飕地像是用嘴吸气，一眨眼的工夫，浓烟全被吸进去了。道士塞上葫芦嘴，装进了口袋。

大家看着那张人皮，有眉有眼，有手有



脚，人身上有的东西，应有尽有。道士把它卷起来，像卷轴画一样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，也装进口袋里。当道士就要告别而去时，陈氏跪在门口，哭哭啼啼地向他哀求起死回生的方法。道士推辞，说他没有办法。陈氏更加悲痛，拜伏在地不肯起来。道士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的法术浅薄，实在不能起死回生。我说一个人，也许能有办法，你去向他哀求，一定会帮你的忙。”陈氏连忙问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道士说：“市上有个疯疯癫癫的人，时常躺在粪土中。你试着去给他叩头，并向他哀求。倘若他狂辱夫人，夫人也不要恼他。”

二郎也熟悉那个人，就告别道士，和嫂子一道去寻找。找了一会儿，看见有个要饭花子在大道上疯疯癫癫地唱着，鼻涕涎下三尺多长，脏得让人无法靠近。陈氏赶紧跪下，用膝盖走到他的跟前。要饭花子笑着说：“佳人，你爱我吗？”陈氏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他又大笑着说：“每个人都可以是丈夫，何必把他救活呢？”陈氏一再向他哀求。他就说：“怪呀！人死了却要我来救，我是阎王吗？”便很生气地用棍子敲打陈氏。陈氏忍痛挨着打，看热闹的人越集越多，围得像堵墙。要饭花子连痰带唾沫，咯出满满一大把，送到陈氏嘴巴子跟前，说：“吃下它！”陈氏脸涨得通红，很是为难，但是想起道士的嘱咐，就硬着头皮吃下去了。觉得进了喉咙以后，硬得好像一团棉絮，勉强咽下，停积在胸膛里。要饭花子哈哈大笑说：“佳人真是爱我哟！”说完就走，好像事情都办完了，也不回头看看。陈氏在后面跟着，看他进了一座大庙。急忙跟进庙里去哀求，却不知他在什么地方。庙前庙后都搜遍了，竟然毫无踪影，她就怀着惭愧和恼恨的心情回到家里，既哀悼丈夫惨死，又悔恨吃痰挨唾所受的耻辱，哭得前俯后仰，只求立即死去。

开始擦血殓尸，家人都站得远远的观望，没有人敢到跟前去。陈氏抱着尸体，收着肠子，一边整理一边痛哭。越哭越伤心，不禁嘶哑，突然要呕吐。感到停积在胸膛里的疙瘩，冲突出来，等不及回头，已经掉在死人腔里。她吃惊地一看，原来是一颗人心，还在腔里突突地跳动着，蒸腾的热气好像冒着烟雾。她感到很奇怪。忙用两只手合起肚皮，使劲儿地抱挤到一起。稍息用劲，热气就从裂缝里腾腾地往外冒。她就撕下一块绸子，急急忙忙地系紧了。用手抚摸着尸体，竟逐渐转温，又给他盖上一床绸被。半夜掀起被子看看，鼻子里已有气息。天亮以后，居然活了。他说：“恍恍惚惚的好像做了一场梦，只是觉得肚子好像有些痛。”看看破裂的地方，结着铜钱大的痂，不久就痊愈了。

异史氏说：“愚蠢哪，世上的人！明明是个妖怪，却要当做美人。糊涂呀，愚蠢的人！明明是忠厚真诚，却以为是虚妄。不过，喜爱别人的老婆，而千方百计地勾搭上的人，他的老婆也会把吃别人的痰唾当做甜

美的事。天理应该这样循环报应，只是愚蠢而又糊涂的人不省悟罢了。可悲呀！”

瞳人语

长安有个叫方栋的读书人，颇有才名，但行为轻佻，不守礼节。每逢在路上看见出游的女子，常跟随在后。

清明前一日，他偶然到郊外散步。见有一辆小车，挂着雕绘满目的帘幕，还有几名丫鬟随车缓缓而行。其中一个最小的骑着匹小马，容貌极美。稍稍近前一看，见帘幕掀开，里面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佳人，妆饰华丽，美貌为平生不曾所见。因此，方目眩魂飞，迷恋不舍，或前或后，尾随大约数里之遥。忽听车中佳人把小丫鬟叫到车旁说：“替我把车帘放下。不知哪里来的混小子，时时偷看。”小丫鬟放下车帘，愤怒地看着方栋说：“这是芙蓉城七郎的新娘子回娘家，不像乡下娘子，可以由你乱瞧！”话刚完，顺手抓起一把车轮下的尘土向他撒去。

方栋眯了眼睛，无法睁开，待拭目再看，车马都不见了。心下又惊又疑。走回家，感到眼睛蛮不好受，请人拨开眼睑检查一下，只见眼球上有一小翳。过了一晚，眼痛得更厉害，泪流不止，眼翳也渐渐扩大，几天后厚如铜钱，且右眼球起了螺旋。百药无效，懊恼万分，深感懊悔。听人说诵《光明经》能解除灾难。于是找来一册请人教诵。开始还有些烦躁，久而久之，安下心来，早晚盘膝静坐，手持念珠，默诵经文。如此坚持一年，万念俱消。

一日，忽闻左眼中有如苍蝇嗡嗡般的细小声音，说：“黑漆漆地真教人难受。”右眼中回答说：“可以同出一游，透透闷气。”渐觉鼻孔中有小虫蠕动而发痒，好像有东西出来。过了许久，又从鼻孔回到眼眶里。又听到说：“很久不照看园亭了，珍珠兰都枯萎死去了。”原来方栋喜爱兰花，园中种植甚多，常常亲手浇灌，自从失明，这事搁下已久。听了这话，便问妻子：“为什么让兰花枯死了？”妻子反问从何得知？方告诉她缘由，妻到园中，果见兰花尽已枯死了。她心里非常感到奇怪，于是坐在房中，不声不响地等待。一会儿，见有两个小人从丈夫鼻孔中出来，大不过一粒黄豆，慢慢出门去。不久，又手牵手回来，飞到方栋脸上，就像蚂蚁入穴，从鼻孔进去。

这样，过了两三天，听左边的说：“隧道弯弯曲曲，往来很不方便，不如自己开一门户。”右边的说：“我这边墙壁太厚，不容易。”左边的说：“待我试试辟开看，好与你在一起。”于是左眼眶像抓裂一条缝，睁开看时，能见桌几什物了，他欢喜极了，连忙去告诉妻子。妻子检查时，发现眼膜上凿出一